



## 路桥拟3年内清理全区所有4099口池塘——

# 门前清池又鉴人

本报记者 梁国瑞 区委报道组 王依友

半亩方塘一鉴开, 天光云影共徘徊。水乡的游子们, 浓浓的乡愁里, 想必都有一口儿时的“半亩方塘”。

夏日的池塘, 最是热闹欢快。从第一个孩子扑进水里的那一刻起, 快乐便在水面上荡漾开来。埠头石板上搓洗衣物的女人们笑着, 手上却一刻不停。天色渐暗, 劳作归来的男人们, 也窜入水中, 赤条条向池塘深处游去。有人指着水里白晃晃的影子说了句什么, 岸上便响起成串的嬉笑……

笑声湮没, 模糊在水乡的记忆里。这些年, 水田逐渐荒废或改作他用, 池塘已不再是灌溉的必需; 自来水进村入户, 池塘的流洗功能也在退化丧失。如今, 乡村池塘多半已被垃圾填埋、淤泥堵塞, 可以游泳、浣洗的池塘, 在水乡竟已如“旧时迷梦”了。

今年起, 位于温黄水乡的路桥, 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池塘整治。他们摸排出全区4099口池塘, 计划分3年完成清淤疏浚。今年, 全区将完成疏浚清淤50% (2049口) 的目标, 并打造示范池塘46口。截至7月中旬, 已完成1357口池塘的治理。

这些走向衰亡的乡村池塘, 如何重现清波? 新时代的池塘, 在人与水的相生互荣里, 能否焕发出别样的光彩?

### 别了池塘

80岁的陈子根坐在墙角下劈柴火, 几米开外就是村里的皇帝塘。在路桥区路南街道联合村, 这是远近闻名的深水池塘。“乾隆皇帝在此洗过手”的说法真假难考, “皇帝塘”的名字却就此流传了下来。

“这口塘早就死了。”陈子根在塘边生活了大半辈子, 见证了皇帝塘的兴衰荣辱, “以前有5米多深, 边上的农田都用这水灌溉, 水清得很, 夏天都在这里游泳。”

这都是“老底子”的事了。“自从分田到户以后, 池塘乏人管理, 几十年没有清淤, 塘里都是垃圾, 臭气熏天。”

皇帝塘昭示的是水乡池塘普遍的命运。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, 路桥区水利部门多次调研、摸排发现, 全区4099口池塘普遍“淤积加剧、污染多元、侵占严重”, 很多已经成了真正的“垃圾池”, 污染程度远远超过河道。

身处水乡, 路桥历来港汉纵横、河塘遍布。“以前究竟有多少池塘, 已经很难查证, 但这些年消失的池塘却不少。”区水利海洋渔业局副局长姜金宇说, 现存的池塘,

分布极度不均——东部的金清镇和蓬街镇, 总数占全区约四分之三, 分别有1793口、1208口; 而越是靠近城区, 现存池塘越少, “路桥街道只剩7口, 路北街道只剩10口。”

“池塘一直是属地管理, 主体是镇(街道)、村(居), 水利部门监管。但事实上, 都是村民自管为主。”姜金宇说, 自从分田到户后, 池塘不再集中清淤; 而化肥的大量使用, 则直接替代了塘泥肥田的功能, “路桥建区以来, 就没有大面积清过塘泥。”

塘泥失去了吸引力后, 村民们不愿自发清淤, 而村、镇同样缺乏动力。“涉及河道的疏浚和保洁, 上面都有补贴, 但池塘没有。”姜金宇说, 管理部门缺乏重视, 也是池塘未能清淤疏浚的原因之一。

拯救池塘, 呼声越来越高。早在2012年, 路桥区人大专项提议中就提到, 要“扩大河道疏浚、保洁范围, 将池塘疏浚列入区补范围”、“加强水域保护, 尽量少用箱涵工程代替地上明河。”

在随后的水利部门调研中, 村镇干部及群众也反复呼吁, 要求整治周边水环境, 特别是房前屋后已经遭受污染和淤积的池塘, 不仅严重影响乡村的生态环境, 而且近年来路桥接连遭遇内涝, 与池塘淤积严重不无关系。

“直到今年全省开展‘五水共治’, 才算找到最好的契机, 迈出实质性一步。”姜金宇说, 区财政专门安排资金进行补助, 按照实测清淤量, 每立方米补助5元, 每口池塘最高可



新桥镇前七份村, 池塘整治后成了村里的景观带。



凤阳章村的前景, 引水入村后, 这里塘水清澈。

补助5万元。

### “泳池”归来

皇帝塘又可以游泳了。经过集中清淤, 皇帝塘恢复了5米的深度, “塘泥就近填到附近的水稻田里。”村委委员陈光明说, 4家企业和村民们一共筹集了10万元, 不仅全面清理了垃圾和淤泥, 还在池塘四周做了绿化, “为了方便大家游泳, 我们还安装了6盏路灯。”

行走在路桥的乡野间, 可以游泳、浣洗的池塘越来越多。一夜之间, 仿佛回到了过去。新桥镇十甲陈村, 村委办公楼两旁有两口池塘, 东边是茶亭湖, 西边是东文湖, 每口塘都有2亩地大。

整修后, 两口池塘被一条约2米宽的沟渠联通起来。塘沿一律砌上了石块, 岸边还修了围栏, 种上草坪和树木, “边上的小区全部做了截污纳管, 污水不再排入池塘。”村主任林金君说, 他们在池塘里放养了不少鱼虾、贝壳, “为了增加水体含氧量, 我们还特意增加了6个喷水口。”

如今, 一到傍晚, 茶亭湖边就会看到成群游泳的人, “我们还商量在沟渠里增加设施, 可以让小孩子游泳。”

更多的池塘, 在儿童游泳的安全问题上, 动足了脑筋。皇帝塘水面上用浮标拉起一张网; 金清镇的三坵村, 一队塘用一根钢管扯起一张防护网。

池塘恢复生机, 浣洗的功能也

必不可少。然而, 任由洗衣污水排入池塘, 难保水体不被迅速污染。

在这个问题上, 联合村的村民们想了不少办法。如今, 皇帝塘边上4个新砌的洗衣台下, 都安装了专门的污水管, “洗衣水直接通过管道集纳, 只有最后漂洗的时候, 才允许直接到池塘里去。”

“泳池”归来, 池塘复活, 这一汪水再次成为村里人观赏、玩乐的好去处。新桥镇前七份村, 前七份内河整治后, 不仅清除了淤泥, 还做了不少生态化的景观处理: 池塘保留水中绿岛, 水中还种下金龟藻、狐尾草等10多种水生植物。

### 活水入村

新桥镇凤阳章村的前景, 是个W型的池塘, 贯穿居民区。在此之前, 河岸边的村民生活污水都直排入河, 岸边垃圾成堆, 池底淤泥堆积, 终于成了一滩死水。

去年底开始, 村里下决心整治前景, “光淤泥就挖了5000多立方米。”村支书章高清说, 清淤整治之后, 村干部们又发愁池塘怎样才能长久保持干净。

对生活污水截污纳管的同时, 曾做过水产养殖的章高清想了个办法: 养河蚌。“河蚌是以浮游生物以及氨氮等为食物, 能净化水质, 每天吞吐量达到1吨左右。”至今, 村里在前景已投入了3000多只河蚌。

问渠那得清如许, 为有源头活水来。凤阳章村随后又做了个大胆的决定: 塘塘相连。

凤阳章村共有53口池塘, 主要分布在村子东西两边的农田里, 除了其中一口池塘留作它用, 其余52口目前都已经清淤完毕。

“村子东边有200多亩农田, 20多口池塘, 现在全部用管网连通起来。”章高清说, “农田里的水不是有农药残留吗? 先流到20多口池塘里, 池塘里养可以净化水质的水生植物, 再将净化后的水引到前景, 给村民生活用。”

塘和河也要连通。“前景泮要能进能出, 从东边池塘引水, 再流入环村河。”章高清说, 因为有了池塘净化, 流入环村河的水质, 仍然相当不错。

将原本相对独立的池塘, 串联成互通的水系, 不仅在凤阳章村得到实践, 更多的地方正在仿效。

金清镇南盟村共有32口池塘, 上次清淤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了。村支书徐小云拿出一张规划图纸, 上面密密麻麻划着很多圈, 每个圈都代表着一口池塘。图上, 这些圈被连成了一长串, “中间用涵管、沟渠联通, 一共1.8公里长。”

尽管仍在规划阶段, 但徐小云充满期待, “以前每口塘都是单独的, 可以说是死水, 以后联通了, 不管发大水还是干旱, 相互之间水系联通, 效果肯定更加好。”

池塘, 这种比湖泊小的水体形态, 亘古至今, 在浙江乡村的水系统、水生态和水文化中, 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池塘, 荷花, 锦鲤, 蜻蜓, 雨滴, 月光……文人墨客的笔端和纸上, 池塘碧波涟漪不断, 让我们重温经典名篇——

## 《荷塘月色》

朱自清

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。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, 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, 在这满月的光里, 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。月亮渐渐地升高了, 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, 已经听不见了; 妻在屋里拍着闰儿, 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。我悄悄地披了大衫, 带上门出去。

沿着荷塘, 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。这是一条幽僻的路; 白天也少有人走, 夜晚更加寂寞。荷塘四面, 长着许多树, 蓊蓊郁郁的。路的一旁, 是些杨柳, 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。没有月光的晚上, 这路上阴森森的, 有些怕人。今晚却很好, 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。

路上只我一个人, 背着手踱着。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; 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, 到了另一世界里。我爱热闹, 也爱冷静; 爱群居, 也爱独处。像今晚上, 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, 什么都可以想, 什么都可以不想, 便觉是个自由的人。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, 一定要说的话, 现在都可不理。这是独处的妙处, 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。

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, 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, 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层层的风吹过, 送来缕缕清香, 仿佛远处高楼上的渺茫的歌声似的。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, 像闪电般, 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。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, 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。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, 遮住了, 不能见一些颜色; 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。

月光如流水一般, 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。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; 又像笼着轻纱的梦。

虽然是满月, 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, 所以不能朗照; 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——酣眠固不可少, 小睡也别有风味的。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, 高处丛生的灌木, 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, 峭楞楞如鬼一般; 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, 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。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; 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, 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。

荷塘的四面, 远远近近, 高高低低都是树, 而杨柳最多。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; 只在小路一旁, 漏着几段空隙, 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。树色一例是阴阴的, 乍看像一团烟雾; 但杨柳的丰姿, 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。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, 只有些大意罢了。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, 没精打采的, 是渴睡人的眼。这时候最热闹, 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; 但热闹是它们的, 我什么也没有。

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。采莲是江南的旧俗, 似乎很早就有, 而六朝时为盛; 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。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, 她们是荡着小船, 唱着艳歌去的。采莲人不用说很多, 还有看采莲的人。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, 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。梁元帝《采莲赋》里说得好:

于是妖童媛女, 荡舟心许; 鷁首徐回, 兼传羽杯; 擘将移而藻挂, 船欲动而萍开。尔其纤腰束素, 迁延顾步; 夏始春余, 叶嫩花初, 恐沾裳而浅笑, 畏倾船而敛裾。

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。这真是有趣的事, 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。于是又记起《西洲曲》里的句子:

采莲南塘秋, 莲花过人头; 低头弄莲子, 莲子清如水。今晚若有采莲人, 这儿的莲花也算得“过人头”了; 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, 是不行的。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。——这样想着, 猛一抬头, 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; 轻轻地推门进去, 什么声息也没有, 妻已睡熟好久了。

主引导引



### 离岛断网报名火爆

这里海涛声声, 星空清澈, 这里远离大陆, 远离霓虹。期待勇敢的你, 跟我们走上东海小岛! 9月26日中午—9月28日中午, 舟山白沙岛不见不散。

» 详见20版

奔走在城市, 牵挂着乡村。老家, 等你回来。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“老家”, 扫一扫, 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。

